

Z H A N C H I



第二届“全国大学生名作欣赏征文大赛”
暨“全国青年教师论文大赛”
获奖作品选

主编◇赵学文 续小强 执行主编◇王振华

ZHAN CHI

生烟

第一届『全国大学生名作欣赏征文大赛』
暨『全国青年教师论文大赛』
获奖作品选

主编◇赵学文 续小强

执行主编◇王振华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展翅 / 赵学文, 续小强主编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
2015.10

ISBN 978-7-5378-4561-8

I. ①展… II. ①赵… ②续… III. ①文学欣赏—世界—文集
IV. ①I10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29488号

书 名: 展 翅

主 编: 赵学文 续小强

执行主编: 王振华

责任编辑: 李建华

装帧设计: 张永文 赵美林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5628696(发行部)

0351-5628688(总编办)

传 真: 0351-5628680

网 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 销 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42.5

字 数: 800千字

版 次: 2015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78-4561-8

定 价: 88.00元

序

雏凤清于老风声

《名作欣赏》杂志社组织的第二届“全国大学生名作欣赏征文大赛”暨“全国青年教师论文大赛”，从2014年9月开始征文到2015年2月比赛结束，历时半年之久。全国共有120余所高等院校的1500名师生参加了这次大赛。大赛期间，《名作欣赏》杂志专门辟出“征文大赛”专栏，刊发了其中的优秀作品。征文结束后，以著名学者王富仁教授为中心的评委会，对所参赛的作品，从初评到终评，进行了认真的评选，共评选出一等奖11名，二等奖18名，三等奖31名，优秀奖114名，共计174篇。经过组委会精心筛选，最终有97篇作品入选本书。

当今社会生活，文学性已如缺乏雪山之水的内陆河，日渐消失在沙海之中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整齐划一、批量生产的物质化时代，一个科学、技术至上的时代，一个工程师的时代。冰冷、坚硬的人工制品，早已代替了鲜活、温软的血肉之躯，无形的无所不至的网络，早已代替了有形的有切肤之感的生命。偶在的个体生命下场，复制的赝品赫然于舞台的中央。鲜活的个体生命正在

离去，面目相同的社会符码成批出现。功利成为心脏搏动的动力，计算成为大脑的唯一功能。甚至喜怒哀乐也可以设计，甚至悲欢离合也可以制作，就连以活生生的人为直接对象的文学、教育的发展，也时时为××工程这样的工程术语所概括，在这种概括的背后，我们分明看到了科技与物质对人文与精神的吞噬。

文学是人学。站在人的立场上，在科学与物质对人的双重挤压下，用文学保持人心灵的鲜活、情感的丰富，扩展人的存在空间，完成人对现存世界的超越，这正是文学性在今日的意义所在。博士生、硕士生、本科生以及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青年教师，是中国人生命形态中最为鲜活的蓬勃所在，是中国人生命指向的未来。用文学性培养他们对于“人”的自觉意识，健全他们作为个体生命的自身，抗拒科技与物质对人的双重挤压，这正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。但应有并不等于已有，对科技的盲目、过分的崇拜，对物质的功利性占有，对文学的狭隘理解，就业与生存的压力，使这一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天地中屡受侵害。

《名作欣赏》自1980年创刊至今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。《名作欣赏》一向致力于用文学滋养国人特别是一代青年的生命、情感与心灵，虽面临科技、物质吞噬人文、精神的时潮而仍初衷不改，矢志不移。故《名作欣赏》在文学期刊生存维艰之际，《名作欣赏》仍然力求保持文学的一块绿洲，一方净土。故在办刊之余，《名作欣赏》杂志社仍倾尽心力，多次举办全国大学生文学鉴赏论文大赛。

你如果期待参加这次文学鉴赏论文大赛的文章都有很高的水平，或者期待从这里一定会走出明天的文学批评大师，那你多半是要失望的，这也不是《名作欣赏》举办这些大赛的初衷与期待目标。百年老林与百年老林中的参天大树，之所以能够长成，离不开相应的生态环境，譬如气候、水分、

土壤、肥料等等，而这些，又都与小草、灌木等形成的植被条件是分不开的，没听说过在戈壁滩上会有一棵参天大树孤零零地生存。在文学所滋养的精神天地里，也有一个文学生态问题，没有大批的文学的“小草”与“灌木”，不但百年老林与参天大树无以长成，精神世界里的沙尘暴与雾霾一旦形成，就会让人痛心不已而又追悔莫及。

况且，就植物生态的构成来说，一棵大树与一棵小草的价值自然有别，但就一个独一无二的一次性生命来说，它们的价值却又应该是相等的。植物是这样，人更应该是这样。文学阅读，是人对现实有限性的精神、情感性的超越形式，是人的精神、情感超越现实有限性来确证自身实现自身自由的方式之一，“个人性”地享有这种方式，是每个“个人”的幸运。我们在参赛的大学生与青年教师身上，就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幸运。

青春，是生命中生命力最为旺盛的阶段，中国的现代文学，又一直是与现代学校校园里的青春相伴相生的，文学的活力是与青春的活力相互激荡着的。虽然今天中国的高校，受科技与物质的双重挤压，学术的模式化批量化制作化生产已久病成为痼疾，但我们欣喜地看到，在参赛的青年学人的文章里，散发着的，是他们个人的体味，流淌着的，是他们个人生命的汁液，体现的，是他们眼中所流露的识见，字里行间，有着他们青春的体温。学术性，则构成了对所有这一切的最有力的支持。这是名作鉴赏的本义，也是参赛的青年学人对现行学术体制的青春性抗争。

我们这一代人，习惯于找到一个中心，并以此为标高，并以与其距离之远近，作为价值定位的重要依据。与中国市场经济同步成长的新的一代青年人，虽然他们也有青春期的偶像崇拜，但他们个人内心却有着更为强大的自信与力量。当今时代，代际之间的差异性，越来越明显，不同代际各自内部的作为同一代人之间的差异性，也越来越明显。我们越来越需要

超越自己的偏见，逐渐学会倾诉，学会倾听。倾诉是不容易的，我们常常只会说别人说的话，我们又常常有自己的话不知道怎么去说。倾听也是不容易的，我们常常盲从于权威的声音，我们对应该倾听的平常之音却又常常听而不闻。如是，这本获奖作品集就自有其另外一层意义的所在，那就是给了青年学人以倾诉的平台，那就是让这些“平常之音”得以存留。

李商隐诗云：“桐花万里丹山路，雏凤清于老凤声。”在中国行进于2015年的路上，我也在这本获奖集中，欣喜地听到了“雏凤之声”。

是为序。

傅书华

《名作欣赏》杂志社副总编

2015年8月于太原

上编 学生组

第一部分 古代文学

- 003 崔花艳 论叶燮《原诗》中的“神明”
- 013 杨 一 感受童心，发掘诗意——浅析诚斋体山水书写之童趣
- 022 王金伟 本色缘情，兼可言志——宋词嬗变中的易安词之美学考察
- 028 冯珊珊 一代名士罗瘿公
- 037 孙慧娟 一曲悲歌烁古今——读元好问《秋怀》
- 041 陈畅涌 论清代女作家诗文中饮食书写的塑造与意蕴
- 057 王 菲 唐诗宋词中的“青女”意象考略
- 065 林 哲 从中国古代的蝴蝶意象看民族审美情趣
- 071 宋占营 黄帝帛书《经法》《称》《道原》主体作者为文子
- 078 向 丹 符号学视阈下的东西方诗歌“意象”探微
——以中国古诗和西方意象派诗歌为例
- 084 黄金龙 从戏曲一隅窥见晚明文学之与现代文学思想的桥接
- 091 杨国文 谢灵运与孟浩然山水诗比较——山水诗史中两颗璀璨明珠
- 098 毛莎莎 李渔对汤显祖爱情观的继承与突破探析
- 104 王丽梅 是真“执子”自风流——从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谈嵇康的清峻人格
- 109 王振枝 千古伤心一色——赏析秦观词的“仇恨意象”
- 115 陆沁诗 侠影萍踪何处寻，回首故纸烟云间——唐代小说中侠之类型
- 121 韩 潇 从长安到成都——论杜甫山水诗“体格律”的发展
- 129 曹瑞冬 论秦淮八艳与金陵十二钗的联系与影响——读《红楼梦》有感

- 146 陈建华 试论唐代女诗人晁采的诗歌创作
- 152 陈曦 浅析《琵琶记》大团圆结局中赵五娘无奈的“幸福”
- 158 刘婧雯 论柳永词作的人文关怀精神
- 164 杨文钰 忍剪凌云一寸心——浅论李商隐的性格悲剧

第二部分 现当代文学

- 169 王雪颖 人性的内审与忏悔的“过程哲学”——试论莫言的人性思想
- 177 褚云侠 人间有味是清欢——林清玄散文中的“味”与“味外之旨”
- 185 张辉 时代语境下的文学史叙述的变迁——以鲁迅的《故乡》为例
- 192 杨宁宁 心是永远的战场——《伏羲伏羲》的精神分析学解读
- 200 林辰 《时务报》的侦探小说翻译
- 209 郑学 海外华裔文学抄袭第一案述评——张翎小说《金山》的争议
- 219 郝丹 1940—1942年丁玲创作的女性性别立场复归
- 227 景欣悦 民间“返魅”与文化寻根——论阿来《空山》的文化守成
- 235 张俊 浪漫诗风与古典传统——试论穆旦对叶芝的汲取与转化
- 241 孙蓉蓉 鲁迅的“父亲情结”
- 248 宋元明 论余华小说中的试验性写作实践
- 255 李幼君 再论《呐喊》：“自我”与“无我”
- 261 刘文婷 他人即地狱——苏童《黄雀记》之存在主义解读
- 268 李阳 论鲁迅笔下“孤独个体”的“存在”
- 274 李文静 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的叙事策略
- 281 潘雯 从疏离到融合——探析白先勇的移民小说对美国形象的重构
- 287 李伟娜 现象学视域下的《大悲寺外》悲剧研究
- 293 林子力 身心的出走与归来之路——《耶路撒冷》
- 299 赵耀 知识分子的自我分裂与突围之路——从“鲁四老爷”谈起
- 305 张颖 一曲潦草的女性悲歌——试析萧红《生死场》中的女性苦难意识
- 310 杨雪莹 田汉话剧《秋声赋》之以人物对比深化主题手法分析
- 318 余婷 希望与绝望——《骆驼祥子》的名号寄望与现实的反差
- 324 缪君妍 饮食男女，刀剑武侠——浅论古龙散文创作的主题研究
- 331 赵静 闺阁绣艺中的女性情怀
——浅谈王安忆小说《天香》中的女性自我意识
- 337 周京京 纯简的诗性生活的践行者——杜朗朗诗集《提醒，裂开的光》解读
- 346 王升满 小说“反文体”跨界写作的“建构”与“解构”
——墨白小说《手的十种语言》解读

- 353 曾 成 简论鲁迅作品中夜色描写的美学特征
- 360 郑 昱 天堂太远,人间正好——浅析萧红《呼兰河传》的荒凉与温暖
- 365 陈 燕 疼痛交织下的协奏曲——读毕飞宇长篇小说《推拿》
- 370 梅 华 停驻在麦穗尖上——海子对理想明天的呼唤
- 376 王少汝 豪华落尽见真淳——品读废名《桥》
- 381 张睿鸿 《许三观卖血记》“黑色幽默”简论
- 385 洪倩瑶 永恒的故乡,创作的园地——《半生缘》中的文学地理空间
- 392 林 幸 浅析香港对《小城三月》创作的影响
- 396 康思敏 梁实秋散文的魅力所在——从《雅舍》谈起
- 399 黄芊芊 《繁花》:“说书人”眼中的现实
- 406 姜佳奇 温情视野中的宿命与文明——试论迟子建的小说创作
- 412 惠梦媛 《日出》之殇——由第三幕所引发的痛苦

第三部分 外国文学

- 418 龚自强 在两重文本的拥抱中进行“成人礼”
——试论帕特里克·罗特《泄密的心》
- 425 王伟均 论略萨《城市与狗》中的暴力书写
- 433 孙凤玲 从罗马廊柱到金丝雀的颤音
——曼德尔施塔姆诗歌中酒神精神的表现形态
- 442 李润博 《小妇人》的女性形象分析 ——以乔为例
- 448 杜永腾 别样的天地与流年——论罗布-格里耶《橡皮》之叙事时空观念
- 454 党文亭 游戏与战争:《马科瓦尔多逛超级市场》的空间叙事意义
- 459 杜小叶 “灰姑娘”的转身——也评《傲慢与偏见》中的女性意识
- 468 张文显 一种非洲景观和美学——本·奥克瑞《会合之城》的生成和象喻
- 474 周建增 效果统一与自我毁灭——《厄舍古屋的倒塌》解读的两个维度
- 482 陈卓雅 浅析《俄狄浦斯王》悲剧的构成要素及创作影响因素
——探究《俄狄浦斯王》的悲剧性根源

第四部分 艺术

- 489 刘小波 青春何以不朽? ——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歌曲赏析
- 498 王慧君 浅谈电影《霸王别姬》中的戏曲“镜像”与“修辞”
- 512 张乃馨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——新疆电影《吐鲁番情歌》赏析
- 519 朱衍美 从徐渭题画诗看其艺术追求

- 525 李戎婷 电视剧《孝庄秘史》剧作赏析
- 531 王一起 “天注定”——评贾樟柯电影《天注定》
- 535 管 弦 幻象与孤独——浅析英格玛·伯格曼的“信仰与救赎三部曲”
- 539 李延欣 人生缓缓流淌——赏《悲情城市》
- 542 傅琰荣 电影《塞瑟岛之旅》赏析——纪念希腊导演西奥·安哲罗普洛斯
- 548 姚漪颖 中国元素在动画电影中的运用——以《功夫熊猫》为例
- 554 龚 辰 中国老电影之伦理剧情高峰——简评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的艺术成就

下编 教师组

- 559 冯 强 何谓先锋文学？
- 569 孔庆蓓 试论严歌苓“家园记忆”小说
- 573 王 远 《紫颜色》与菲洛美拉神话的互文性
- 578 蔡燕华 魔幻现实主义视角下莫言《蛙》的意象研究
- 584 黄道玉 透过莫言看中国文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双重自觉
- 591 欧光安 论《安提戈涅》中的神律和王律之争
- 599 苗春雨 细微之处品独特——1990年电影版《哈姆雷特》赏析
- 606 胡清平 陈映真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文化认同
- 613 逯杉楠 “柳絮飞来片片红”——浅谈古典诗词中几种典型的意境美
- 619 崔 晶 论王维诗的“中和之美”
- 626 陈海燕 谁在“变形”？“变形”意味着什么？——卡夫卡与《变形记》
- 632 李 云 仙骨珊珊，孤怀耿耿——吴文英《高阳台·落梅》赏析
- 636 闫钰卓 李仁老、陶渊明田园诗的美学解读
——以《漫兴》《饮酒（五）》为中心
- 641 岳 巍 《红楼梦》里的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与张介宾
- 647 王 敏 吹响反抗的号角——析诺曼·梅勒作品中对极权主义的批判
- 655 张晓亮 《沁园春·雪》的政治哲学解读
- 661 蔡梦虹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与当代师德

667 后记

上
编

学生组

第一部分 古代文学

第二部分 现当代文学

第三部分 外国文学

第四部分 艺术

论叶燮《原诗》中的“神明”

崔花艳（南开大学文学院）

“神明”一语渊源已久，最初是宗教和哲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，多用来指祖先和神灵。六朝的人物品评中也多用“神明”指人的精神敏慧。“神明”一语后来还用于论艺和论诗，形容艺术创作所达到的神妙莫测的境界。今人关于“神明”一语的研究多集中在宗教和医学领域，而对其在文学领域的作用关注不多。澳门大学的施议对先生在《文学与神明：饶宗颐教授文艺观》一文中论及了饶宗颐先生对文学与神明关系的论述。饶宗颐先生认为文学是人与神明沟通与协调的产物，从最早的文学即甲骨卜辞开始就是如此。他还注重“神理”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，并因此而推崇六朝文学。对于刘勰《文心雕龙》论文从神思入手，不讲神理，他进行了批判，认为刘勰之论未能达至天人之际。^①由此可见，饶宗颐先生所论之“神明”多限于其原始涵义即神灵，而且他所论文学与神明的关系也多侧重于哲学对文学的影响。本文则以清代诗论家叶燮《原诗》中对“神明”及其相关词语的运用为中心，来探讨“神明”一语在其诗学中的涵义与价值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先就“神明”一语的语意演变及其在不同领域中的运用作一简单的梳理。

一、“神明”涵义溯源

“神明”一词在古代哲学文献中，使用相当普遍。它的意义可分别为两类：一是指神灵；一是指内心或精神。“神明”一语的其他涵义多由此两种涵义引申而来。

“神明”一语最初多被用来指祖先、神灵。这与儒家崇祖敬天的传统密不可分。《诗大序》说：“政有大小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颂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。”^②《诗经》中的“颂”多为宗庙祭祀之歌，表现出对上天的敬畏和对祖先的颂扬，这里的“神明”就是指祖先、神灵。“神明”一语还被引申为玄妙莫测的变化：“夫道者，变化无常，得一之原，以应万方，是谓神明。”（《文子·自然》）“神明”还被用来指像神灵一样神圣高妙，如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曰：“见人所不见谓之明，知人所不知谓之神。神明者，先胜者也。”“神明”还用来指人的内心，如荀子说：“积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圣心备焉。”（《荀子·劝学》）亦可用来指人的精神，如《韩非子·解老》云：“空窍者，神明之户牖也。”认为人的感官是精神通往外界的户牖。“神明”也还被用于强调高妙莫测之理论，需要自心的领悟。《周易·系辞上》曰：“化而裁之存乎变，推而行之存乎通。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”这是说易道的高深玄妙，只有圣智之人才能领会。“神明”或用来指人内心的清明：“食谷者智惠而巧，食气者神明而寿，不食者不死而神。”（《大戴礼记·易本命》）

六朝时期的人物品评中也多用“神明”一语。如《世说新语·纰漏》云：“（任育长）童少时，神明可爱，时人谓育长影亦好。”^③在《世说新语·容止》注中，刘孝标引《魏氏春秋》中语曰：“武王姿貌短小，而神明英发。”^④其中的“神明”可以理解为人 的精神，而偏指人的精神之敏慧。品鉴人物而重“神明”，也正是魏晋时期“重视人、重视人的自然情性、重视人格独立”^⑤的时代风气的一种反映。这正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中所说，“文变染乎世情”^⑥。而这种注重个性、注重自我的时代风气在文学创作中则表现为注重个人性情的抒发。如谢灵运《述祖德》二首其一中的“达人贵自我，高情属天云”^⑦两句就表现了魏晋名士的以自我为中心、崇尚抒发高情远致的人格特质。这种注重个性的时代风气，在诗学理论上则体现为对“性情”“性灵”的重视。如锺嵘在《诗品序》中说：“气之动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摇荡性情，形诸舞咏。”他强调物色对个人性情的感发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。南朝梁萧子显在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中说：“文章者，盖情性之风标，神明之律吕也。蕴思含毫，游心内运，放言落纸，气韵天成，莫不禀以生灵，迁乎爱嗜，机见殊门，赏悟纷杂。”^⑧其中的“生灵”，应指性灵而言，他认为文学发自性灵，是个人情感性格的表征，也体现个人的精神气韵。而不管是魏晋时期人物品鉴时对“神明”的关注，还是南北朝时期诗歌品评中对“性情”“性灵”的关注，都体现了自魏晋以来个性觉醒的时代风气对文学的影响。

“神明”一语也被用于论艺，多用来形容艺术作品所达到的高妙境界。清代唐岱的《绘事发微》一书中有《宋张怀论画》一篇曰：“画至通乎源流，贯乎神明，使人观之，若睹青天白日，穷究其奥，释然清爽。非造理师古，学之深远者，罔克

及此。”^⑨这里论及了绘画的高层境界。其中的“贯乎神明”指画作中所充溢的画家自身的精神气韵。“神明”一语用来论书则指书法的技艺达到了神妙通神的境界。清代卞永誉的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中录越州罗坤对祝允明《楷书东坡记游》的书跋：“锺司徒书法惟宋仲温窥其堂奥，希哲此卷俱从《季直》《宣示》诸帖神明变化，良足宝也。”^⑩称赞祝允明此卷得钟繇《季直》《宣示》诸帖之精髓，并能神明变化。“神明”还被用来论乐，如《初学记》引《瑞应图》曰：“师旷鼓琴，通于神明，而白鹄翔。”^⑪这是形容师旷鼓琴的技艺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，能致祥瑞，能通神明。

“神明”一语还被广泛运用在诗学批评领域中。“神明”或被用来指人的精神，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附会》篇中说：“夫才量学文，宜正体制，必以情志为神明，事义为骨髓，辞采为肌肤，宫商为声气，然后品藻玄黄，摘振金玉，献可替否，以裁厥中；斯缀思之常数也。”^⑫这里的“神明”指精神。刘勰于此将一篇文章看成一个像人一样的生命体，肯定“情志”亦即作者的思想感情高于一切的统领地位。“神明”或被用来强调人的主观精神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。如清代朱庭珍在《筱园诗话》中说：“可知诗家工夫，始贵有我，以成一家精神气味。迨成一家言后，又须无我，上下古今，神而明之，众美兼备，变化自如，始无忝大家之目。”^⑬“神明”或被用于称赞诗歌创作的变化莫测、独超众类。如清代屈复的《唐诗成法序》云：“诗犹兵也，无法而有法，有法而无法，微矣。《三百篇》闾巷歌谣，太史采之，夫子删之，似无所谓法者，神明变化，自合风云，如黄篇、太公遗书，孤虚背攻，鬼神莫测。”^⑭他认为诗歌创作如同用兵，虽然有法可循，但以“神明变化，自合风云”为作诗的最高宗趣。质言之，“神明”无论用于论艺还是用于论诗，其涵义都是对其在哲学领域之涵义的进一步引申。

清代学者叶燮喜用“神明”一语来论诗。在其诗学著作《原诗》中，他比较集中地运用了“神明”这一语词。据笔者统计，《原诗》中“神明”出现八次。此外，由“神明”一词演变而来的“神而明之”出现两次，与“神明”一词涵义相关的“神理”出现三次，“神”出现两次，“神妙”出现一次。叶燮所运用的这些词语，其意义用法虽不完全同于“神明”，但都以“神”为核心，与人之精神直接相关。其中的“神明”多指诗歌创作者之精神。“神理”则是指诗歌创作中所体现的作者的 spirit 意趣。虽然诗法的高妙之处是不可言说的，优秀的诗作的产生也是不可复制的，但是诗歌创作中所体现的古人之精神却是可以自心悟得的，而这种悟得的过程亦是运用我之“神明”的过程。“神妙”一语则更多地沾染了“神明”一词“神灵”的本意，侧重于指诗歌风格如鬼神一样之变化莫测。而这种诗歌风格的变化莫测，也是创作者之神明在作品中之体现。就《原诗》而言，“神明”可谓是其诗论的核心理念。叶燮

关于“神明”的论述贯穿于其诗歌发生论、诗法论、师古论和风格论等诗歌理论之中，强调了人的主观精神在诗歌发生、创作和批评中的重要作用。因此，以“神明”为考察视角不失为凸显叶燮论诗主“变”的诗学纲领、阐释其《原诗》诗学价值的一条可取理路。

二、“穷尽此心之神明”：诗歌之发生

关于诗歌发生的问题，中国历代诗论家皆有所论述。在《原诗》中，叶燮对诗歌的发生问题作了比较系统和精当的阐述。在他看来，创作诗歌的关键就在于“穷尽此心之神明”^⑮。他说：“曰理、曰事、曰情，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。凡形形色色，音声形貌，举不能越乎此。此举在物者而为言，而无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。曰才、曰胆、曰识、曰力，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。凡形形色色，音声状貌，无不待于此而为之发宣昭著。此举在我者而为言，而无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。以在我之四，衡在物之三，合而为作者之文章。大之经纬天地，细而一动一植，咏叹讴吟，俱不能离是而为言者矣。”^⑯这里的“神明”指创作者的主观精神，具体而言，则是指诗歌创作者内心所具有的清能灵识。这一段话可谓叶燮诗歌发生论的总纲，分析这段话可知，叶燮认为诗歌创作的过程就是“穷尽此心之神明”之过程，以此为中心，叶燮分别从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来阐述诗歌的发生问题。

在诗歌发生问题上，叶燮对创作主体的才能、胆量、见识、笔力等方面提出了要求。他认为，“才、胆、识、力”四者，足以概括人心所具有的各种能力，足以“穷尽此心之神明”。“形形色色，音声状貌”即一切事物都凭借人的这四种才能而得以表述出来。诗歌乃至一切文章，就是创作主体凭借自身的才、胆、识、力这四种能力来表现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和变化情状的结果。此外，就主体条件而言，叶燮还强调诗歌创作者要“先有胸襟”，这是“诗之基”。这里的“胸襟”是指诗歌创作者的高尚思想、广阔视野和远见卓识。在叶燮看来，诗歌创作者要想作出好的诗歌，必须具有广阔的胸襟。他在《原诗》内篇下中说：“由是言之，有是胸襟以为基，而后可以为诗文。不然，虽日诵万言，吟千首，浮响肤辞，不从中出，如剪彩之花，根蒂既无，生意自绝，何异乎凭虚而作室也！”^⑰在他看来，如若没有胸襟而去作诗，就像剪彩之花一样，虽然外表眩人眼目，但却没有根柢，纵使生硬地作出了诗，其诗也是完全没有艺术生命力的。由此可见，创作者拥有高尚的情趣和审美眼光，这是诗歌发生的前提，正如元代学者陈栎所言“必有胸中之丘壑，而后能得丘壑之丘壑；有胸中之风月，而后能得风月之风月。”^⑱诗歌创作者必须自有胸襟，才能发掘自然和社会中的无限诗情，才能创作出上品诗歌。

就表现对象而言，叶燮将诗人所表现的多姿多彩的客观对象，概括为“理、事、